

纹身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

张体锐

内容提要：纹身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当其满足作品构成要件时，无疑应获得著作权保护。但由于人体这一有形表达载体的特殊性，纹身著作权的行使将面临产权制度困境，与人身自由权、隐私权、表达自由权等基本人权发生冲突。纹身产业具有特殊的文化和市场特点，对著作权规范的期待应有所不同。对纹身著作权的保护水平应低于传统表达形式，权利行使宜受到更多限制。

关键词：纹身 可著作权性 权利限制

Abstract: As a kind of unique artistic expression, tattoo should b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when it meets corresponding requirements. However,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tangible expression medium, i.e. human body, to exercise tattoo's copyright may face the difficulties inherent in the property right system, meaning it may conflict with the basic human rights including the right of personal liberty, privacy, and freedom of speech. Tattoo industry has special cultural and marketing characteristics, so it expects different copyright norms. Copyright protection level should be lower than the protection for traditional expression. More restriction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exercise of tattoo copyright.

Key Words: tattoos; copyrightability; restriction of right

纹身又称为文身、刺青，是指用有墨的针刺入皮肤底层而在人体皮肤上绘成或刺成永久性的图案、花纹或词汇。纹身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已经从过去受到普遍排斥甚至被禁止的反主流文化，华丽蜕变为人们用以彰显个性与时尚的自我表达方式。^①“纹身无疑是一种艺术和美的行为。因为纹身的产生首先是与氏族外婚制的推行和图腾制的确立，以及成人礼仪等密切相关。这样，纹身就具有吸引异性、高扬本族图腾力量、宣示青春魅力的力量，这些力量又无不通向美的观念；而纹身的形象、图案、色彩、格式、线条、布局等无不具备和遵守着艺术的原则、形

式和风格。社会功能、审美理想、艺术形式就这样统一于纹身行为中。”^②

随着人们对纹身的广泛接受与认可，纹身产业迅速发展，与之相关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思考。当前，涉及纹身的著作权纠纷案件，多数与服饰或其他商品上对纹身设计的复制相关，很少存在纹身师与客户之间的著作权侵权争议。^③而“里德案”与“惠特米尔案”打破了纹身产业的这种传统。虽然“里德案”与“惠特米尔案”均未真正进入审判环节，最终以庭外和解方式结案，但是这两个案子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刺在人体皮肤上的纹身是否为著作权保护客

作者简介：张体锐，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讲师，知识产权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知识产权蟑螂问题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2014年西南政法大学资助项目“知识产权劫持研究”最终研究成果。

① Christine Lesicko, Tattoos as Visual Art: How Body Art fits into the Visual Artists Rights Act, IDEA: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view, Vol. 53, 2013: pp.39-40.

② 白云驹著：《我国少数民族原始艺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9页。

③ Aaron Perzanowski, Tattoos & IP Norms, Minnesota Law Review, Vol. 98, 2013: pp. 530-531.

体?如果不是,理由何在?如果是,如何协调纹身师著作权与客户基本人权之间的利益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一) 里德案

拉希德·华莱士是一名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1996年开始效力于NBA波特兰开拓者队,随之便定居波特兰。而马修·里德是波特兰当地小有名气的个体纹身师,能够将素描的艺术作品以纹身形式刺入人体皮肤。1998年,华莱士向里德发出纹身预约。第一次会面当日,里德与华莱士主要讨论了有关纹身的具体艺术设计事宜。由于华莱士本人推崇埃及文化,于是华莱士提出以埃及家庭为主题的设计想法,包括一位国王、一位王后、三个孩子以及一个程式化的太阳背景。里德依照华莱士的要求进行草图设计。在第二次会面时,华莱士对里德的设计草图提出修改意见,包括国王的头饰以及国王手持权杖的方向。里德将华莱士这些修改意见全部都纳入绘图设计中。到第三次会面时,里德依据最终的设计图在华莱士右侧手臂上方纹了一个自定义的埃及家庭图像(图1),华莱士为此支付了450美元。在此期间,华莱士与里德一直未对纹身设计图及纹身的所有权及其相关权利进行明确约定。^④

2004年春天,在底特律活塞队的夺冠赛中,里德得知耐克公司在商业广播电视及其互联网网站上将华莱士的纹身作为其广告宣传特色的一部分使用。其中,包括一个满屏的、近距离的纹身镜头,并配有华莱士描述并解释纹身背后含义的画外音(图2)。看到此广告后,里德随即对以华莱士胳膊上的纹身为基础的“埃及家庭铅笔画”进行了著作权登记,并于2005年2月向俄勒冈地区法院对华莱士、耐克及其广告公司共同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里德认为,华莱士在商业环境中使用纹身作品的行为,不属于日常的公开展示行为。华莱士、耐克及其广告公司在广告中突出使用其纹身,侵犯了其著作权利益。里德

向法院寻求永久禁令救济与金钱赔偿救济。然而,该案当事人最终签署秘密和解协议,2005年10月,里德撤诉。^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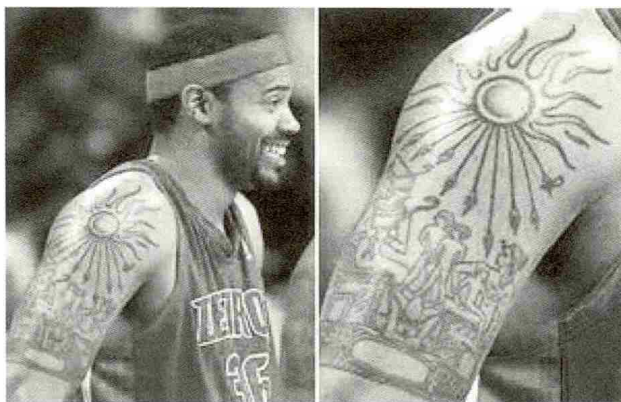


图1

图2

(二) 惠特米尔案

2003年,维克托·惠特米尔受到毛利人纹身制的启发,在拳王泰森的左眼部位纹了一个抽象的图案(图3)。纹身后,泰森签署了一份协议,约定“所有与其纹身相关的艺术作品、草图和图纸以及任何纹身照片的财产权均属纹身工作室所有。”

2009年,泰森出演华纳兄弟公司的《宿醉》电影,惠特米尔此时并未对泰森的公开出席行为或华纳在电影广告宣传中使用泰森纹身行为提出异议。直到2011年,泰森出演《宿醉2》,在《宿醉2》的预告片及剧照公布后,惠特米尔得知不仅泰森的戏份增加,而且其中一个主要的电影演员艾德·霍尔姆斯脸上还附有与泰森几乎相同的面部纹身(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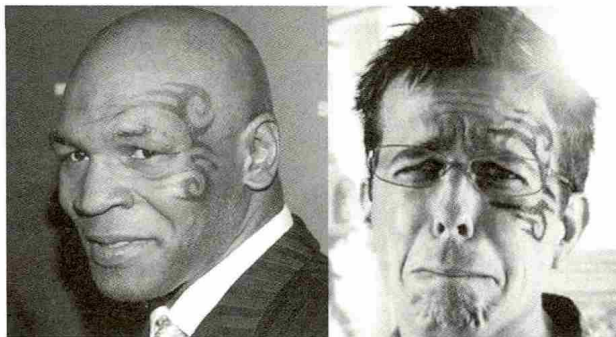


图3

图4

^④ Christopher A. Harkins, Tattoos and Copyright Infringement: Celebrities, Marketers, and Businesses Beware of the Ink, Lewis & Clark Law Review, Vol.10, 2006: pp. 315-317.

^⑤ Reed v. Nike Inc., No. 05-CV-198 BR (D. Or. Feb. 10, 2005).

于是,惠特米尔马上到版权局对泰森面部纹身进行了著作权登记,随即便将华纳兄弟公司告上法庭。惠特米尔认为,华纳兄弟公司在未经许可或支付报酬的情况下,在电影预告片及其他广告宣传活动对霍尔姆斯的面部纹身使用了连续镜头,这种突出使用行为侵犯其著作权。惠特米尔向法院寻求禁令救济,要求禁止华纳兄弟公司在电影及其他宣传活动中使用赫尔姆斯面部纹身,同时要求经济赔偿。对此,华纳兄弟公司提出两点抗辩理由:第一,惠特米尔对泰森的面部纹身不享有著作权;第二,即使惠特米尔享有著作权,其使用行为也属于合理使用。

该案审理法官佩里否定了华纳兄弟公司的合理使用抗辩,认为霍尔姆斯的面部纹身并不是电影情节的必要组成部分,华纳兄弟公司利用该纹身主要是扩大电影的营销或宣传,故霍尔姆斯的面部纹身就是对泰森纹身的复制行为。佩里法官虽然承认惠特米尔对泰森面部纹身享有著作权,且华纳兄弟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使用行为侵犯了其权利。但是,在权衡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否决了惠特米尔关于“在案件裁决结果作出前停止华纳兄弟公司电影宣传及正式发行”的禁令请求。二者最终也达成了庭外和解。^⑥

二、纹身的可著作权性

虽然“里德案”与“惠特米尔案”均未真正进入审判环节,最终以庭外和解方式结案,但是“刺在人体皮肤上的纹身是否为著作权保护客体”这一问题,引发了人们思考。从纹身过程来看,具体包括画轮廓或纹线、清洗、上色、阴影处理等步骤。在实践中,包括两种情形:

第一,纹身的首次创作与人体皮肤分离。在纹身正式刺到人体皮肤上之前,纹身师通常在纸张、数字化或其他介质上进行详细的纹身设计,绘制线条画。一般来说,客户先向纹身师描述自己想要的纹身意象,包括主题、风格等一些基本问题。纹身师在绘制线条画之前通常要求客户支付少量押金。纹身师绘制最初的设计后,客户通常会提供很多个性化的设计元素,要求纹身

师进行再编辑或修改。纹身师与客户对纹身设计协商一致后,再正式刺到人体皮肤上,如“里德案”。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规定,“以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具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立体造型艺术作品”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范畴。一方面,如果作品不是既存作品的简单复制,还反映出了最低程度的创造性,则线条画满足“独创性”要件;另一方面,利用铅笔和墨在纸上或其他介质上的绘制行为满足“有形复制”要件。由此可知,纹身设计中的线条画为美术作品,属于著作权保护客体。当客户对绘制的线条画表示满意后,纹身师再将其刺到人体皮肤上。对此,亚伦·帕札洛斯基教授认为,虽然绘制线条画是纹身的基础,但其与刺在客户皮肤上的最终成品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一般来说,线条画与最终的纹身相比,通常缺少描影和颜色。此外,纸上绘制的线条画为二维平面表达,而将其刺到人体皮肤上则是将二维平面图转换为三维作品,依据纹身的具体位置,向三维的转变可能极大改变原图设计的纹身外观。帕札洛斯基认为,如果纹身中包含线条画中未反映出的创造性表达,纹身最好认定为衍生作品。但是如果纹身师只是将线条画转移至客户,而没有附加或改变任何表达,纹身则只是一种再现的复制品。^⑦

当然,如果设计图形完全由客户提供,纹身师只是利用机器设备将完全由客户提供的设计图形纹到客户指定身体部位,则纹身师对纹身不享有著作权,因为纹身师对原创作品未作出任何贡献。虽然鉴于纹身师个人手法与技巧的不同,以及客户肤色、体型、肌肉结构等存在差异,原创作品与最终纹身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视觉改变。然而,这种表达形式的改变无法达到“独创性”的要求,此时纹身师对纹身不能享有著作权。^⑧

对于纹身是否具有独创性的问题,纹身师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例如,一些纹身师表示,纹身不应该成为著作权保护客体,因为纹身这种艺术文化具有高度衍生性,允许他人复制是公平的。

^⑥ Whitmill v. Warner Bros. Entm't, Inc., No. 4:11-cv-00752 (E.D. Mo. Apr. 28, 2011).

^⑦ Aaron Perzanowski, Tattoos & IP Norms, Minnesota Law Review, Vol. 98, 2013: pp. 525-526.

^⑧ Jordan S. Hatcher, Drawing in Permanent Ink: A Look at Copyright in Tattoo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5, available at papers.ssrn.com/so13/papers.cfm?abstract_id=815116 (last visited on Feb. 21, 2016).

我们对纹身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所有的文化内容与艺术风格,进而转化为体绘艺术。实践中,根本无法创作出两个完全相同的纹身。即使客户要求对某个图形进行复制,但鉴于艺术家的纹身技巧及客户特性的差异也会存在不同。因为纹身通常是其他艺术形式及文化复制品的衍生物,纹身最好能够为所有人公开自由使用。^⑨也有纹身师持反对意见。例如,纹身师约翰尼·安德斯认为:“纹身设计是由纹身师自己或与客户合作创作的独创性视觉艺术。最终的纹身是纹身师与客户就颜色、光线、形状、尺寸、纹身位置、字面含义、象征意义、历史典故、宗教信仰及情感内容等协商讨论后对设计草图的最终应用。我相信我的设计极其变化多样,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包含一些传统的纹身设计图案,但是我总是试图添加一些属于我自己的创造性设计元素在里面。因此,纹身理应属于一种纯粹的视觉艺术表达。”^⑩

第二,纹身直接创作在人体皮肤上。与纸张等传统表达介质相比,人体皮肤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有形的表达介质?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实务界也尚未给予正式意见。有观点认为,著作权保护不能延伸至人体纹身。例如,在“惠特米尔案”中,虽然华纳兄弟公司承认霍尔姆斯脸部的纹身与泰森纹身相似,但否认构成侵权。华纳公司认为,惠特米尔对泰森脸部纹身不享有任何权利,因为在客户身体上的纹身是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在该案中,大卫·尼默教授提出了有利于华纳公司的专家证言,认为人体皮肤不能作为有形表达介质,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尼默认为,人体皮肤除作为纹身的“画布”外,还对人体发挥重要的实用功能,且实用功能远大于审美功能。尼默从生物学角度认为,皮肤具有调节体温、感觉冷热压痛、分泌与吸收等重要功能。没有人体皮肤及其各种功能的发挥,人体无

法正常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用人体皮肤进行纹身,除作为作者原创作品的“画布”发挥纯美学功能外,更体现出“实用功能”。依据功能标准,人体皮肤不具有经济价值,只是取悦自己。^⑪同样,米尔斯坦律师也认为,人体皮肤是“无形”的表达介质,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她认为,虽然人体皮肤不完全符合“无形”要求,但基于皮肤的特殊功能与作用,不能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米尔斯坦从人体解剖学角度分析,认为皮肤处于不断变化和代谢过程,皮肤的这种再生性质使得其具有无形性。此外,纹身主要是出于信仰、文化传统、表彰身份及张扬个性等目的,而非寻求复制品的经济价值。^⑫

与之相对,有观点认为,人体皮肤属于有形表达介质,符合著作权保护要件。例如,大卫·卡明斯博士认为,虽然人类本身最终会死亡、肌肤会解体,任何人类肌肤上的纹身都体现着可预见且不可避免的时间性。依据这种逻辑,直接创作在人体皮肤上的纹身似乎是非永久的、暂时的,不符合著作权保护条件。然而,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有形介质,无需绝对性地永久存在,只要其能够在一定期间内被感知、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传播,而非短暂即逝即可。显然,人体皮肤符合“有形介质”条件。^⑬同样,克里斯汀·莱席科表示,尽管从生物学角度而言,皮肤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是除非采激光去除等措施,在客户的有生之年纹身通常都是存在的。因此,可以视人体皮肤为有形的表达介质。^⑭

“实用艺术品”中所包含的绘画、图形或雕塑等艺术特性是否能够获得著作权保护,关键是要判断该实物的这些抽象艺术特征是否具有独立于实用性功能的存在能力。换句话说,融入某个有用实物的绘画、图形或雕塑等艺术元素,只有当他们能够与基础实物在物理上或概念上相

^⑨ Marisa Kakoulas, the Tattoo Copyright Controversy, available at <http://news.bmezzine.com/wp-content/uploads/2008/09/pubring/guest/20031208.html> (last visited on Sep.16, 2015).

^⑩ Anderson v. City of Hermosa Beach, 621 F.3d 1051, 1057, 1062 (9th Cir. 2010).

^⑪ Declaration of David Nimmer, Whitmill v. Warner Bros. Entm't, Inc., No. 4:11-cv-00752 (E.D. Mo. May 20, 2011).

^⑫ Arrielle Millstein, Slaves to Copyright: Branding Human Flesh as a Tangible Medium of Expression,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orks.bepress.com/arrielle_millstein/1 (last visited on Oct.8, 2015).

^⑬ David M. Cummings, Creative Expression and the Human Canvas: an Examination of Tattoos as a Copyrightable Art For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Vol. 2013, 2013: pp. 279-298.

^⑭ Christine Lesicko, Tattoos as Visual Art: How Body Art fits into the Visual Artists Rights Act, IDEA: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view, Vol. 53, 2013: pp. 45-46.

分离,才能获得著作权保护。“物理可分离性”是指,只有基础实物的艺术元素能够与实用元素真正分离,才能获得著作权保护。例如,在“惠特米尔案”中,华纳公司依据“物理可分离性”进行抗辩,认为除非进行激光或皮肤移植,纹身无法与人体皮肤进行物理分离,因此纹身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实践中很少满足该条件,故多数法院拒绝采用此方法。而所谓“概念可分离性”是指,只要基础实物包含的艺术元素在理论上可以独立于实用元素存在,就可以获得著作权保护。对于人体纹身而言,虽然不可能真正以一种保留人体结构和艺术元素的方式将纹身从人体皮肤上去除,但是从概念上很可能与人体结构分离开来,因为纹身是否存在对于人体的日常运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纹身显然不是人体实用功能所必需的,只是与人体结构的叠加,因此,纹身可以获得著作权法保护。^⑮

三、纹身的著作权归属

既然纹身享有著作权,那么,纹身的著作权究竟归谁所有?依据著作权法一般原理,纹身一经创作完成,其著作权原则上属于作者即纹身师。当然,如果客户自带独创性的纹身设计图,纹身师只是利用机器设备将完全由客户提供的设计图形纹到客户指定的身体部位,此时纹身师对纹身不享有著作权,而是由客户享有。在纹身行业实践中,还存在以下几种特殊著作权归属情况:

第一,委托作品。除客户自带纹身设计图、客户在工作室挑选设计图外,更多客户选择高端的私人定制纹身。私人定制纹身从性质上说应属于委托作品范畴,是纹身师根据客户的委托而创作的作品。受委托创作的纹身作品著作权,客户与纹身师之间有约定的从约定,没约定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即纹身师所有,但客户有权在约定的使用范围或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范围内免费使用该纹身作品。

第二,职务作品。构成职务作品需要纹身师与纹身工作室之间具有劳动法律关系,且创作的目的是完成纹身工作室的工作任务。对于职务纹身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纹身师与纹身工作室之间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一般归纹身师所有,纹身工作室在业务范围内享有优先使用权。

第三,合作作品。欲构成合作作者,创作者之间必须具有共同创作的合意,各自的创作成果均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形式,且共同融入一个不可分割或相互依赖的整体。(1)纹身师与纹身师之间。对于某些客户的复杂纹身要求,可能需要两个或多个纹身师的通力合作。此时,纹身师之间具有共同创作纹身作品的合意,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会有意识地调整各自的创作风格与习惯,以便形成统一和谐的纹身成果。此时,只要纹身师各自创作的部分均达到著作权法要求的作品标准,就构成纹身的合作作者。(2)纹身师与客户之间。实践中,虽然客户会向纹身师提出图形设计理念、颜色、位置、大小及其他配置等,但是客户贡献的通常都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思想,而不是受保护的表达。此外,在纹身过程中,纹身师与客户之间很少达成共同创作的合意。例如,在“里德案”中,虽然华莱士与里德具有共同的纹身设计行为,但二者并没有达成共同创作的合意,因此华莱士不属于纹身作品的合作作者,里德是涉案纹身唯一的作者及著作权所有人。耐克及其广告公司在未经里德同意的情况下对纹身作品的商业性使用行为显然构成侵权。

四、纹身著作权与基本人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

虽然纹身属于著作权保护客体,但对其的保护是否与传统作品一致,权利应如何行使?依据著作权法基本原理,纹身师作为著作权人,享有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鉴于人体皮肤这一有形载体的特殊性,纹身师享有的著作权与客户享有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及其他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

(一)权利行使障碍

以“保护作品完整权”为例,如果认为纹身与人体皮肤可以分离,纹身师无疑享有该权利。基于“保护作品完整权”,著作权人有权阻止对其作品进行歪曲、毁损或其他不利于名誉或声望的故意修改行为。对于纹身作品而言,保护作品完整权如何适用?著作权人是否可以在证明客户对其作品的毁损或修改行为损害自身名誉和声望

^⑮ David M. Cummings, Creative Expression and the Human Canvas: an Examination of Tattoos as a Copyrightable Art For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Vol. 2013, 2013: pp. 301-302.

的情况下，要求法院禁止客户通过手术移除或掩盖纹身？

同样，当名人纹身出现在照片、电影或其他类似作品中时，纹身师如何行使署名权？纹身师是否有权控制客户纹身的公开展览、复制或其他使用行为？如果纹身师享有这些权利，很多问题都会随之而来。这些权利除了难以执行外，还会损害纹身客户的基本人权。例如，托马斯·科特教授认为，纹身侵权救济，不仅损害赔偿额，在具体计算上较为困难，禁令救济也难以有效实施。法院不太可能禁止客户移除或覆盖原纹身作品，因为这与宪法赋予的某些基本人权如人身权、隐私权或自由权相违背。^{①⑥}作品上的著作权与作品表达介质上的物权是不同的。著作权人的权利仅及于作品本身，而不能延及至他人身体。因此，虽然纹身师对客户纹身享有著作权，但是对纹身载体即客户的身体不享有任何权利，其在行使著作权时，不可干预宪法赋予客户的基本权利。

有纹身师对此作出如下回应，准确地捕捉到了纹身行业标准的实质：“客户纹身不再是我的。你拥有你的身体，我不再拥有。我拥有图像，因为我已经将线条图贴在我的墙上，并拍了照，这就是我的所有权边界。对客户纹身的使用主张控制权太荒谬了，这背离了纹身的实质。纹身如同客户对自己身体的一种肯定，你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因为你可以在自己身体上附加或表达出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一些人对他人的这部分身体主张所有权，是荒谬的。”^{①⑦}

（二）权利限制

亚伦·帕札罗斯基教授认为，虽然纹身产业在理论上应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但是实践中会面临产权制度的尴尬。他认为，纹身产业具有特殊

的文化和市场特点，故对著作权规范的期待也不同。纹身产业以提供个性化服务为核心，而非复制品的大规模生产与销售，创建的是客户驱动的激励机制，而著作权规范强加的是统一化成本，忽略特别团体的创新动力。^{①⑧}同样，梅瑞迪斯·哈蒂奇也认为，虽然纹身作品可以获得著作权，但考虑到人体皮肤这一载体的特殊性，在著作权行使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对客户基本人权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对纹身作品的保护水平应低于一般著作权作品，受到更多限制。^{①⑨}

著作权权利限制，一般包括对排他性权利进行限缩解释、合理使用、首次销售原则、默示许可及禁令救济上的公平自由裁量权等。对于纹身而言，首先，可以书面合同的形式约定纹身所有权归属及各种相关权利问题，尤其针对名人、公共人物的纹身，可以降低纹身师与客户之间的著作权纠纷风险。例如，通过书面弃权让与协议，明确“一人所有权”，直接规定纹身师或客户的权利归属。其中，对于私人定制作品，有必要将所有著作权都转让给客户。这样，可以确保客户获得独特的纹身且可以自由修改该纹身。其次，对后续作品适用默示许可原则，包括在人体皮肤上进行再创作的演绎作品权利、在纹身杂志或公共场合公开展示作品的权利等。此外，在其他传统媒介上设计后再纹到人体上的纹身，可作为复制件的拷贝行为，适用首次销售原则。

总之，纹身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无疑应获得著作权保护，但是基于纹身对人体健康、自由等基本人权的潜在影响，对纹身的著作权保护水平应低于传统表达形式，权利行使宜受到更多限制。^{②⑩} ■

^{①⑥} Thomas F. Cotter & Angela M. Mirabole, Written on the Bod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attoos, Makeup, and Other Body Art, UCLA Entertainment Law Review, Vol.10, 2003: pp. 119-120.

^{①⑦} Aaron Perzanowski, Tattoos & IP Norms, Minnesota Law Review, Vol. 98, 2013: p. 536.

^{①⑧} Aaron Perzanowski, Tattoos & IP Norms, Minnesota Law Review, Vol. 98, 2013: pp. 583-584.

^{①⑨} Meredith Hatic, Who Owns Your Body Art? The Copyright and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Tattoos, Fordham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dia &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23, 2012: p. 423.

^{②⑩} Claire A. Noonan, Art Expressed on a Living Canvas: Propos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Free Expression and the Governmental Interest in Regulating the Tattoo Industry, Loyola Law Review, Vol. 60, 2014: pp. 169-170.